

山 上 情 歌 須 弥



诺纤 / 著

此行莫恨天涯远 与卿再世相逢日
叹红尘：与有情人做快乐事，不问是缘是劫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8268

1247.57

3352

须弥山 唱情歌



此行莫恨天涯远
与卿再世相逢日
叹红尘·与有情人做快乐事，不同是缘是劫

诺纤
著



北航

C1724036

[24]-51
3352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须弥山上唱情歌 / 诺纤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78-3910-5

I. ①须… II. ①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0860号

书 名 须弥山上唱情歌

著 者 诺 纤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助理编辑 刘晓京
封面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10-57427288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54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10-5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推荐

刚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其优美香艳的文字所惑，惊愕于其“正法”与“情欲”的禁忌；细看之下，却又触动于人生的悲苦欲念，清修难洗，说不尽的红尘，道不尽的铅华，我们竟都如此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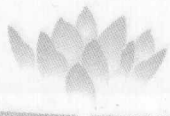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爱情是种宗教，信奉这个宗教比信奉旁的宗教代价高得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亨利·德·蒙泰朗也曾经说过：“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智慧，它仅仅会黯然失色；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爱情，它就会毁灭。”

诺纤，一个成长在苏杭水乡的温文女子，有如丁香般的姑娘，敏感，秀雅，柔情婉约，就像她所创作的文字般，饱含着微淡的忧伤。自我被有幸邀请来大格局出版中心担任主编来，我从未曾试想过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思考有关于人世修行，有关于红尘，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勇敢的尝试，为我的人生添色，也希望借此向更多的人传递一种警醒。

由赵薇导演的电影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掀起的“青春风暴”席卷到我们记忆的神经末梢，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青春”却是每个人白驹过隙间难以掌握的惋惜，爱情，梦想，信仰，终要面对现实。不必歛歛于那一场戏，其实人生比电影更精彩！



人世间的爱恨贪痴，在青春冲动的季节，皆被放大无限倍，过后却只剩寂寞空寥，其实我们追求的不过是心怀净土中的温暖。如未经历过世事，又怎能明白和领悟人生之道，从而得理想中的幸福？

并没有所谓的错的时间或者对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心的强大，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时间。在人世间行走，其实有如一项自我完善，同时也是一次帮助他人完善的修炼，并非只停留于口舌的妙语，而是要当做信仰，当做义务，去行动，在修行的过程中感受不同的人生，感受爱与被爱，帮助他人和自己共同成长。

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场红尘中的“情欲”盛宴吧，透过作者香艳的笔墨，来个不“醉”无归！

大格局出版中心主编 吴国平

2013年6月

序言

在杭州居住多年，江南地方相对静态，人事简单，生活安泰。西湖种植莲花，每年夏日都有大片莲花盛开，远山近水，洁净异常，过了花期，荷叶尚存，依旧是一派清淡的素雅，常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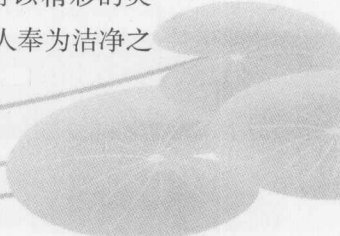
我在此出生，长成，读一些书，写一些故事，想一些生命的真谛，慢慢体会一路走来的人生。

时常想起仓央嘉错，想起那个不做持明做情郎的浪漫男子，想他的悲苦与快乐，想他说过的箴言。留世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不经意间，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懂得。

信仰与红尘的砥砺，往往因为现世的真实而意味深长。欲海无边，欲壑最难填，起手云遮天，放下即是红莲。我陷于爱人，至亲，挚友，生死……种种欲望之中，却倍感红尘俗世，爱执，欲求等等，皆是一场美丽的盛宴，俗世里的人，身在其中，一一经历，此生无憾便也是无上的净土。

于是，我在夜最深时，饮一杯美酒，写下一段风情万种的故事。大千世界，因为有情，有爱，有求不得，有得不到，所以美不胜收。我们深陷其中，尽享一段为人的体会，缺陷因为真诚而深刻，得失因为执着而升华。

我以为，爱即是生，生是罪。有情人因爱而慈悲，不枉生命珍贵，欲的苦，正是爱的乐。不论是怎样的故事，情爱永远都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愫，是生命得以精彩的灵魂。正如那西湖上年年盛开的莲花，被许多人奉为洁净之



花，在尘世里徐徐绽放，清洁依然便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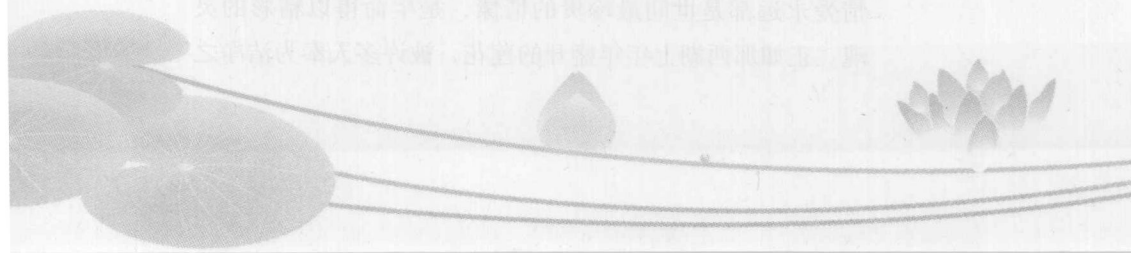
活着，我为找寻快乐而来，再尽兴而归。

愿我们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尽情体会人生的魅力，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

我来讲述一段深意的故事，杜撰出唯美而香艳的情节，凝练信仰，供彼此消遣。

诺纤

二〇一二年秋 写于子夜



第一章 玉人 / 001

凡世里的人，迷恋、沉溺、爱慕他的容颜，却无法洞察隐藏在玉人完美容颜下，那流淌不尽的哀愁与绝望。

盛名之下的男子，他惧怕那令所有的城池都万人空巷的美色，是繁华，是寂寞。

他的面纱，隐去他的姿色，掩盖他的落拓。

第二章 慈悲 / 021

没有你，我只能放弃一切。你出走，我便也离开。

娑婆世界，我们共享一轮明月。

第三章 倩影 / 047

“纤尘，你可知，有些人，好像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成全你的幸福，你的生。”提香望了梓依一眼，突然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笑。“我分明是欠他的，却还不了他的情，哪怕是一点点，都不会有机会。”

第四章 姿色 / 075

可知，红尘太美，清心寡欲太苦。倘若我生来便不是使者，我定然不做持戒的男子。此生宁可堕入无尽的轮回，也要陷于凡世的情谊，爱我的父母，恋一往情深的女子，景仰指引我的人，感激我人生的过客。

“明空，倘若你没有身不由己，你会爱我吗？”

提香，凡世的男子，又有谁能逃得过你的风情？

第五章 双生 / 095

成渊，成渊，我的弟弟，你究竟是为何？

你长眠在你成就千载荣耀的疆土下，帝国的臣民远道而来，为你点燃坟前的香烛，许下无尽的祝福。你的赫赫功绩被万人景仰，注定了要光照古今。

第六章 虹光 / 129

莲沁，你来了。

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灵魂剥离肉身，我无限贴近你散发温馨体香的身体，安享与你共度的幸福。

就是那熟悉的味道，勾着我永不磨灭的想念，伴随我一路走来，令我心痛。

莲沁，你要耐心等待，晨曦即将降临，我们即将重逢。

第七章 佳人 / 153

“我不要宝石，只愿中原永远平安。”

她望着他老迈的面孔，对他露出清澈如水的笑靥。在午夜，她感怀他的厚德，望着他落寞的神色，一字一顿，吟一声，卿本佳人。

中原的男子，本是佳人。

第八章 荆棘 / 173

她像极了敢死的帝国勇士，带着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再遥望一眼苦苦等待的春闺梦里人，然后，穿上戎装，佩上宝剑，大义凛然地奔赴最惨烈的疆场。即使到了战役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单枪匹马，也要视死如归，潇洒地写意出一曲属于末路壮士的气贯长虹。

提香，这个世界不够好，容不下你的美好。

第九章 飞升 / 199

纤尘，红尘俗世里，爱即是生，生是罪。我们都曾犯下一个有关情爱的滔天大罪，所以，此生要受尽爱欲折磨，至死方休。

第一章 玉人

凡世里的人，迷恋、沉溺、爱慕他的容颜，
却无法洞察隐藏在玉人完美容颜下，那流淌不尽
的哀愁与绝望。

盛名之下的男子，他惧怕那令所有的城池都
万人空巷的美色，是繁华，是寂寞。

他的面纱，隐去他的姿色，掩盖他的落拓。

纤尘，我爱上一个女人，不可自拔地爱她。

她是柔弱无依的女子，却又义无反顾地要离我而去，与我渐行渐远，然而我，疯狂地迷恋她，越陷越深。

她空灵，神秘，是尤物，是我过不去的在劫难逃。

纤尘，当早春来临时，我来看你，你陪着我寻她。很多年了，我仍然想念她，我沉溺于一个个有关她的梦境与幻想中，重复着回忆我们之间短暂的爱恋，循环往复，难以开释，夜夜如此。

你不要拒绝我，你同我一样，历经生离死别、患得患失的磨砺，本当与我感同身受的。

纤尘，爱即是生，生是罪。红尘世界，我们彼此怜悯。

我已经在这座边陲小城里停留了很久，久得被丈夫、亲友遗忘。我在此安居，过简单的日子，凭吊我的款款深情，无人打扰，这样便好。

然而暮冬之时，我收到了他的信笺。

是他，是他要来了，是他要寻我而来。他消沉了很久，此刻，将要出现，打扰我平淡如水的生活。梓依，当我多年后再吟起这个名时，已觉得陌生。

梓依，我们已经很久未见。他的名字，叫做梓依。梓依，梓依，四海漂泊，心怀桑梓。

不由我逃避，他即将到来。

此后，我夜夜在月光尚未散去时走上城墙，等待光明降临，等待他来。“梓依，你执迷于一场爱情，至今可好？”

当初春最明媚的晨光重新覆盖大地的时候，这座边城重陲封城的禁令将被消除。

整个冬天都已经过去了。

凌晨的风是一如既往的冰凉彻骨，带着亘古不变的凄凉体会，悄然侵蚀我的肌肤，渗透骨骼。我觉得冷了，在夜中格外寒冷，灵魂的战栗和由于寂寞而产生的巨大彷徨活生生地吞噬我微弱的呼吸。

我已在此地等了他整个冬季。

今日，当城门开启的瞬间，人潮宛如这无边的春意一样，汹涌而入，打破这座边城沉寂了整个寒冬的寂寞。艺人、武士、商客，以及那

些身份诡异、穿着异邦服饰的神秘过客充斥着日渐斑驳的城门。

我是看客，置身高处，静默地望着帝国江山，人世百态。

他来了，他果真如期而至。

我在高台上，看到了那个蒙着紫色面纱的精致男子，混迹于人流当中。仍是一副清瘦的身材，长剑佩腰，体态优雅，宛如神明般生动秀美，即使置身人群中，也掩不住他那超凡脱俗的绝世美颜。

我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神情，是如旧的迷离，仿佛隐藏了人世间莫大的忧伤与哀愁，任时间洗礼，无法释怀。

我认得他，熟悉他，记得他。

梓依，他终究还是来了。

我不欣悦，不惊喜，就这样麻木地望着他朝我走来，心意漠然如死灰。

“纤尘，纤尘，我来了。”

他和从前一样，穿着一袭洁白无瑕的薄衫，戴着深幽的紫色面纱，只露出两只充满灵性的眼睛。他启齿间的喉音，洪亮甜美，一如这无限春光，干净到了明媚。

“纤尘，你可愿意跟我走，陪我，去找她。”他直勾勾地望着我，请求我，神情恳切，语调怆然，“我一个人独行，会倍感悲伤。”

那一刻，我看不到面纱下他那张永远都蕴藏淡淡愁绪的面孔，却清晰地觉察到他身体里流露出来的无法掩饰的无奈与悲伤。

“梓依，你日渐忧伤。须知，我同你，是感同身受的。”

我不忍见他伤，于是朝着他点了头。忧伤如他这般，我又怎能拒绝。

就这样，他走进了我的卧室，替我打点行装，带我离开。日光透过窗幔，照射昏暗的室内。我站在门口，身体倚靠门栏，在时隔多年的久别之后，又重新端详他。

他褪下披风，身上的一袭紫色衣衫从白袍下滑落，裙摆散落在地上，面纱遮掩容颜。

我忍不住伸手揭他脸上的面纱。他敏感地向后退，突然又停顿了，任我扯下那一层神秘的纱。

依旧是那张楚楚动人到了令人心碎的美丽面孔，面容沉静深邃，英俊得令人心碎，散发着天生丽质的光彩。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梓依，我忍不住抚摸他的脸。光洁如玉的肌肤、完美的线条，以及那披散下来的黑色秀发，勾勒出绝世美艳的男子俊朗的容颜。他风华绝代，仪态卓越，美颜如玉，万众瞩目。他的美貌被赋予了神明般高贵的灵性，是凡世最珍贵的美好……

他因绝色姿容被天下女子美誉为玉人。玉人，他是玉人，美颜如玉，温润澄净，本是天底下最秀色倾城的男子。

“纤尘，你应下了我，不要反悔。”他认真地看着我，神情执着，倔强而又坚决。

“梓依，究竟是怎样的女子，令你如此执着想念？”我望着他暗淡的容颜，禁不住地，就心痛了。他黑色的眼眸里留下一个女人背身而去的情影，缓缓地踏着他的柔情，走来走去。

我就这样与他离了边城，由他带我去往下一个未知的地方。

漂泊如我，大千世界，随处都可以停留，随时又都会离开。梓依时常对我说，“纤尘，我们都是被世界摒弃的人，所以，要彼此呵护”。

梓依带我走进山林，寻丛林深处一座精舍。我问他，是怎样的女子，要隐匿深山。他含笑说：“是俗世里香艳如花的女人。”然后，又再续了一句：“尘世里，容不得她似蛊惑一样的美色。”

路程漫长，我们徒步行走。由于离天空更加接近，高山上阳光灼热，行程艰苦。沿途，他始终穿戴精致，举止优雅，仪态雍容，脸上永远都蒙着那层掩盖住他绝世容颜的紫色面纱。

凡世里的人，迷恋、沉溺、爱慕他的容颜，却无法洞察隐藏在玉人完美容颜下，那流淌不尽的哀愁与绝望。他的面纱，隐去他的姿色，掩盖他的落拓。

他带着我，历经千险，穿越山川，横渡江河，已到达人迹罕至的群山秘境。

“纤尘，我时常梦见她。”他偶然对我提及有关那个女人支离破碎的念想，“我每每地做同样一个梦，梦境里，我眼见身前有大片红花盛

开，铺天盖地的红色花卉燃烧了一般激烈绽放，整片视线里皆是。而她在一片红花中央伫立，身旁光彩流溢。她是浓艳的美人，于我，恰似珍宝。”

沿途，梓依陆续讲述他和那个女人之间，那些有关风月的故事。对于梓依的陈述，我认真倾听，不多问一言。他不是说与我听，而是讲给自己听的。

玉人的故事，是那样隐忍而又带有无法割舍的情愫，一如他那副如玉的美颜。他不断回忆起有关那一次心动的全部细节，讲述他们之间经历过的那场惊心动魄的邂逅。

那一年，我尚且年少，已是名满帝国的玉人。那一年秋天，帝国的秋祭盛典格外隆重，因为将由我来担任祭祀的司仪。那一夜的祭祀大典上，我穿上隆重的华服，站在高高的祭台上，接受万人礼拜。

人说我是美玉般完美无瑕的男子。夜幕下，无数善男信女簇拥着祭台，争相目睹我的英姿，瞻仰我的风采，久久不散。帝国的善男信女像膜拜神灵那样对我崇拜，腾出心中最圣洁的位置留给我，用以钦慕、供奉我的一抹倩影。

我的光芒普照帝国的疆土，殊不知，这样的男子是连神灵都会嫉妒的。

那时，我置身于凡世最繁华的城中，万众瞩目之下，无由地就感觉寂寞了。我的心，突然一下子就冷了，冷到了极致。

我的心绪紊乱，开始挣扎，亟待摆脱。祭礼尚未结束，便撇下身后疯狂追逐的众生，单枪匹马，只身出城。

一个由黑夜主导的寒日，凝结起来的冰霜、一望无垠的枯黄土地，还有那一阵阵叫嚣着贯穿大地的朔风，成为了月光下、荒郊上唯一的主题。

我一个人，轻衣薄衫，骑着骏马踏过最繁华的闹市。

楚馆秦楼里依旧是永不停息的轻歌曼舞，打更的老人敲响那一声声堂皇而又嘹亮的更声。然而今夜，所有的人都静默地站在路旁，愕然于我落荒而逃的身影。

我的马蹄，跨过无数少女柔软的芳心，穿越了城门，向远离人群的

地方奔去，直到身后灯火阑珊，莺歌散尽。

不知不觉地，前方已是墓地。

墓地上依稀遍布香烛的残迹，素色的丝缎、旧了的麻衣四处散落，流浪的野狼在坟堆中寻觅墓碑前遗留下来的食物。

秋祭时节，思念先人的男女手持灯火，在祖辈的坟前焚烧银色锡纸，凄凄地抽泣，念念诵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场景：提香，一个唱灵歌的女人，穿着白色素衣，面无表情地坐在高耸的土墩上高歌。她对着荒坟自由高歌，嗓音凄厉而嘶哑，整个人在夜中空灵得好像一道影，下一刻就要随亡灵一起消失。“烟花总在灿烂中殒灭，黄色的土地下埋藏了深深的沉湎。我小心守护，等待你转世之后的笑靥……”

总有人请她唱歌。

祭扫后离开的人给她钱币请她为亡灵唱响颂歌，仿佛她的歌声真的能够抚慰亡魂。

提香，她的名字叫提香，她是唱灵歌的女人。

我就站在不远处，幽幽地望着她，却不忍听她的歌；忧伤的曲调，仿佛凝结了人世间所有生离死别的悲伤与绝望，触动我的柔情。

她看到了我，对着我笑。她的眼神，清澈又美丽，无辜又凄凉，好像被猎人追捕的珍贵猎物，早已习惯了生死边缘的命运。

“我叫梓依。”我从马背上跨下，从容地朝她走去。

她安静地注视着我，很久之后，才发出一声悠长叹息：“你是玉人，玉人，你为何会在此处？”

我竟然不自觉地就走到了这里。我直勾勾地望着她，真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这一刻，我无由地就为她着了迷：“提香，你叫做提香吗？”

“没有人收留我，只有这里能让我容身。”她神情麻木，目光呆滞，望着空洞的黑色天空，淡漠地说一句，“只有死去的灵魂最宽容。”

“我是孤儿，收留我的人在我小时候为了救我，溺死在涨潮的水里。之后，城里的老人说我的长相太妖，嗓音狐媚，不是善类，将我驱逐出城。于是，我只有在这里靠吃墓地上供奉死者的食物，维持生计。

后来，一个宫廷武士雇我唱歌，他给我金子，让我为死在他剑下的人唱歌，安抚他们的亡灵，但是后来他也死了。就这样，老人的预言又一次被应验，我是不祥的女人。与我相关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也总是在无尽的痛苦中。”

我在一刹那怜悯了她，再看她一眼，她分明融入我冰冷的心。那一夜，意气风发、年少不羁的我冲动了一回，握了她的手，带她进了城。

于是，被众人摒弃的妩媚女子坐上了马背，搂着我的腰际，堂皇地走进我金碧辉煌的府邸。

那一夜，她留宿在了天下女子趋之若鹜的圣地。那一刻，她荣耀非凡，被众生尖酸刻薄地嫉妒。

“烟花总在灿烂中殒灭，黄色的土地下埋藏了深深的沉湎。我小心守护，等待你转世之后的笑靥……”

那时，她夜夜与我共饮一壶美酒，再唱响一曲灵歌，醉生梦死一场。

提香，她是稀有的。

冷冷彻夜，我习惯于坐在泛着粼粼波光的湖边，听她诉说往事，再擦干她眼角的泪痕。我将她拥入怀中，紧紧抱住，以少年男子的无限柔情守护起她历经人世冷暖的灵魂。

我给她温暖，对她小心爱护，就此以为，以一介凡夫之力，足以荫庇她一生。就这样，她开始伴我身旁，与我同进同出，备受瞩目。

我是爱她的，怜悯疼惜她，善待她。

素来，我都过一种僻静清寡的生活，我的府院恢宏，绝无欢愉的痕迹，每当午夜来袭，总被接近了荒凉的安静笼罩。

纤尘，你可知，我时常独自安坐在湖边，望着苍茫天色，就这样远望，一宿不眠。而自从提香来后，我与她夜夜笙歌，便再无失意。

她就像是一只狐狸，长着一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和一颗善变的心，时刻控制我心绪，她手中握有一条神秘的线，牵制我一腔热恋，令我对她难舍难分。

那一夜，月相优美，我举着烛火，寻她芳踪，尾随她行至湖边。她